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注解正蒙卷上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莊通敏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讜

子部一

注解正蒙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注解正蒙二卷

國朝李光地撰正蒙一書張子以精思而成故義博詞奥注者多不得其涯涘又章句既繁不免偶有出入或與程朱之説相牴牾注者亦莫知所從不敢置議光地是書疏通證明

多闡張子未發之意又於先儒互異之處如太虛之說與周子太極不同清神濁形之分為程子所譏太極陰陽為三之說啟胡氏三角太極之學地有升降一條黃瑞節以為執四遊舊說又如六經之中釋孟子之過化為不滯於物釋中庸之敦化為體厚用神釋易繼善為不已其善釋論語上智下愚為習成釋中庸仁者為生安智者為學利釋論語空

空無知為無思無為釋易蒙以養正為養蒙以正釋論語先進後進為急行緩行洋洋盈耳為樂失其次敵之而無憾句以共字屬下釋好勇疾貧章二亂字為迷繆釋易險阻為聖德之高堅釋論語素絢後素二素字異義釋詩勿翦勿拜為拜跪之拜棠棣為大王之詩而周公有所加晨風為勞而不休釋禮禘祫之義峯用注疏舊說殤祭之義又改易舊

說皆一一別白是非使讀者曉然不疑於明初以來諸家注釋之中可謂善本矣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注解正蒙卷上

大學士李光地撰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太和

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此節以和言道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下節以靜言性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在人為和為靜在天則為太和太虛和者其大用虛者其本體也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太虛所涵也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太和所生也其來也幾微易簡是乾所以起知於易也其究也廣大堅固是坤所以效

法於簡也成象效法是散殊而可象之氣太和默運是清通而不可象之神惟其不可象也故以野馬絪緼喻之然則太和之用不離乎太虛之體而已矣不知此見此是迷於性道之源者也雖才美何庸乎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言太虛無形之中而氣之本體存焉即太極也朱子

圖解云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正此意也然周子謂之太極而張子謂之太虛者太極如性字太虛如靜字太極如中字太虛如未發字人生而靜天性具焉非以靜為性也喜怒哀樂未發而中存焉非以未發為中也太虛無形而無極之真在焉非以太虛為太極也太虛以天言至靜以人言虛氣一體也動靜一源也性無有無隱顯無物我內外故也言太和而歸之於清通不可象之

神言太虛而極之於變化不可窮之感互發之義也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此節乃申上節之意太虛無形者也氣與萬物之聚散所謂客形者也然而二者本一是以氣散則適得太虛之體氣聚亦不失太虛之常皆所謂順而不妄者也所以然者以太虛不離氣物以為體故虛生氣氣生物物歸於虛理之不得不然何妄之有上言盡性者能一之此言盡道者兼體之蓋能盡性則能盡道意互相發然推盡道兼體而本於存神則其盡性可知蓋神與性不相二神存則性存而道由此出易

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也寂滅者異端之蔽徇生者百姓之愚惟不能盡性而合虛與物以為一故不能盡道而體虛與物而不累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又申適得吾體不失吾常之意既散而適得吾體則雖死而不亡矣蓋亡者形氣也性則何存亡之有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

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絶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説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

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此節總上四節之意蓋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是虛空即氣也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豈有二哉散入無形適得其本體而非無也聚為有象亦不失太虛之常而非始有也推本所從來者亦惟察乎性之理與夫循是出入不得已而然之情而已老氏謂

有生於無是不知體用一源有無混一而本無無也釋氏謂有能凝無是不知形性天人相待而有而非徒有也老佛皆知體虛空為性似於太虛若有見矣不知本天道為用則於太和之理罔不能體之而盡也佛以世界為幻老以乾坤為化豈非於聚散出入不能推所從來故不能舉幽明之要遂躐等妄意而云然乎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範圍天地者此也通乎晝夜者此也是乃三極大中之矩所謂天道也若不

知本此為用而欲馳心性命之原則罔於佛氏夢幻之說老氏虛無之論必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此亦申篇首太虛太和之意也氣坱然太虛是其本

體然也然中涵浮沉升降之性所以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清通而不可象竟如野馬絪緼而已此即所謂太和也太虛有動靜相感之性故發為虛實動靜之機太和有絪緼相盪之情故積為陰陽剛柔之始至於清浮濁降聚散感遇流形融結皆陰陽剛柔之成象效法所謂散殊而可象者也其清通而不可象者為太和為太虛凡發見以示人者莫非神化之糟粕耳故曰無非教也

或問此一段是說造化之初否朱子曰即今便是如此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又中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之意言世所謂有無者

以目之所見論耳豈知目之所察僅可以言聚散幽明不可以言有無乎若因明而致幽因幽而致明則通乎晝夜其道一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氷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凝而成氷釋而為水不可以水為無也聚而成氣散而歸虛不可以虛為無也所以然者以虛之與氣水

之與氷本為一體而非二物也張子非以虛為性也蓋性無所不在而虛則其本體猶人性無所不貫而靜則其淵源天人相形則不得不以虛對靜而非以性為虛也原其每以太虛立說者特以釋老好言虛無之蔽故為之通虛實貫有無使知性之無內外耳參伍之神者變易也變易者氣之聚散也而性與天道在是此外烏有所謂無者而以為見性論道之極乎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譏之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愚謂程子之言當矣然張子方言虛空之即氣有無隱顯神化之無二斷無判清濁離神氣以自背其說之理蓋言萬物散而為太虛則清通而一於神明太虛聚而為萬物則散殊而滯於形器猶人心之靜而未發則清明勝而德性用動而有感則

或陰濁勝而物欲行耳故天雖體物不遺而剛柔善惡之不齊實限於形矣性雖體事無不在而吉凶悔吝之交錯實生乎動矣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此申上一條之意清則無礙所以通也濁則礙所以壅也清通之極則神矣就造化之用言則風其最清最通者也神聚於太虛之間俄而聲聞具達有氣無

質清之驗也徹於微遠不行而至通之極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此天之所以為天也中涵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盪之始此太和所以為道也此兩句在天者也虛者性之體氣者性之質此天所以命人之性也性者真精之合知覺者神智之發此人之所以為心也此兩句在人者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鬼神者二氣之靈也自然而靈故謂之良不曰良知而曰良能者兼作用而言也在人曰聖者乃至誠合於天德之謂在天曰神者乃無思無為妙萬物而為言是乃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故其所形之法象糟粕煨燼莫非至教

天道不窮寒暑也衆動不窮屈伸也鬼神之實不越二

端而已矣

中上條二氣良能之說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中上條之說蓋兩者相對方可言感感而能通非一而何故非兩無以立感之體非一無以致通之用所

謂兩不立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兩之用息者此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散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周子以陰陽動靜為造化之本真精妙合而人物生焉此乃以為游氣者自其化育之心言之則精氣也自其散殊之用言之則又游氣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此申上節所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之意日月寒暑之相推者易也一陰一陽也其合而生明成歲之妙者神也陰陽不測也日月寒暑陰陽總而名之晝夜而已矣神也易也總而言之晝夜之道而已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中上節晝夜之道也易言幽明死生人鬼皆所謂晝夜之道其顯而可見者在天則寒暑在人則寤寐是已寤猶春寐猶秋而反言之者互文以相發也魂交而有百感者旦晝所為之游魂也氣交而為萬物者秋冬所斂之精氣也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儵而生忽而成不容有豪

髮之間其神矣夫

兩而後有感通其感而生物也亦肖其所生而不能無兩也兩者相對故或反而仇或和而解愛惡相攻其情皆出於太虛而其後乃歸於物欲耳儻生忽成無豪髮之留滯者太虛也若人心應物之神而亦如是則雖愛惡交於前而何物欲之累之有哉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以造化成物之各異知物之各具陰陽以物之各具陰陽知天地變化之不出於陰陽也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

易者變化也神者變化之妙也性與天道在其中矣

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絪緼二端而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

一萬物之妙者與

此條當合乾稱篇言感者觀之其言曰天包載萬物

於內所感所性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又曰以萬物本一故能合異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地生萬物皆無須臾之不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其義與此條正相發也　人心感於外而天無外無外故無離合無引取此天人所以異也然天已涵陰陽之兩端是亦不能無二也物同出於太虛是亦未嘗不一也此又天人所以同也惟其同也故物無須臾之不

感而利用出入比其所以合萬物而謂之妙妙萬物而謂之神也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洊水儆予天之所以動人鳳凰來儀人之所以動天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此張子之學微與周程間隔處也蓋太極雖不雜乎陰陽而實不離乎陰陽安得與之對而為三哉其後胡氏之學有所謂無對之善及與惡對之善無對之靜及與動對之靜朱子以為如此則是三角底太極者意其源流於此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參天之意與上條同蓋以一為太極兩為陰陽也然

神化之解朱子以為至精只是一物周行乎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之間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爾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

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隂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隂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隂質為陽萃焉然其氣匕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此條之意當合下二條觀之乃明地純隂至并包乎

地者也是古説地在氣中以下是張子斷以已意也自古言天者皆謂天動而地靜天左旋而日月五星右轉張子則謂地雖凝聚不動然其氣實與天左旋無少停息日月五星雖見為逆天而其實乃順天而行但比天稍遲而已蓋地氣既順天左旋中間辰象無獨自右行之理特以稍遲於天故見為移徙而右又各以七政性情分緩速焉月陰精右行最速實乃其左行最緩日雖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右行雖緩左

行雖速亦不能如恒星之純繫乎天也金水進退不離乎日乃陰精感名於陽之理其象甚顯其理則微矣土星者地類也地氣與天旋轉宜鎮星亦若是然根本五行則不能與純陰純陽之氣並運而同流也言不純繫乎地即其不純繫乎天因日陽精而土地類故異其文耳火為日類而微正猶金水之為月類而微也故月受日光而金水附陽金水法月也火之行倍於日火法日也木歲歷一辰十二歲而周天歷

一辰則木一盛衰周天而符歲數故謂木為歲星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

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没恒星昏曉

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

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回北為南

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此節即申明地氣順天左旋之意而益知七政之為

左旋也蓋以形觀之則地凝聚而天運旋然凡圜轉

之物其機無不自內運者故謂天浮空自運而左旋至粗之論也因不考日月恒星或左或右昏曉出沒之所以然故并天之左旋者不知其故其實恒星七曜皆隨天旋轉然惟七曜有自行之運而恒星即天體也天體之所以左旋者則以地氣斡運於中故星河晝夜迴轉而七曜之自行者亦因天為隱現焉皆根極於地氣而動者也若夫制動之本與夫動之所際固當求之太虛然太虛無體亦無以驗其外之如

何遷動也凡靜者爲動之樞機雖謂地與太虛相應可已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又申重前意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形神之相配如身心之對待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

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此段黄氏瑞節謂是用四遊舊說愚以為不然要須觀寒暑之候四字豈有陽日上地日降而下為虛而反暑陽日降地日進而上為盈而反寒者乎張子之意蓋謂一歲所以有寒暑者一由於地氣之升降一

由於日晷之脩短所以然者地雖凝聚成形而二氣升降乎其中豪無止息故也當其寒也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是以為虛也當其暑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以為盈也地氣有升降而日之晷景應之亦猶海潮有喘息而月之臨位應之也潮有小大之差因月朔望而變故知潮之繫於月矣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日外明而內闇月外闇而內明朔望相合相衝則不以光影交而以精魄交也精不可以二故光皆為之食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初終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月之明魄生死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

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復申日質本陰月質本陽一節之意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其相會合衡望也以形故曰以形相物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

絪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以兩而化者天地之大義也故互藏其宅則兩者參和而不變矣未能參和不變則互為屈伸勝負運行而不可窮參和不變者性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運行不窮者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

盖有不知而作者爾

周天之氣三百六十五日餘十二朔三百五十四日餘朔比氣不盡十一日弱此積閏所由生也求交食之法即求合朔之法而或者二之故以為不知而作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遂故發散閉故凝聚下條所言是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

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陽氣

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為雷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𩂯霾黄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有黑色　愚謂其勢均散者即朱子所謂吹盡陰氣乃止也雲雨一物也但陰氣厚則陽為所壓而降陽氣盛則陰為所挾而升升而陰氣足以敵陽則必化而為雨而氣散矣升而陰氣不足以敵陽則必轉而為風而氣亦散矣風

者陽氣也所以散凝聚不散之陰也凡不散之陰風皆散之而雲物為最著雲聚則有風雲散而風止所謂其勢均散者此也易風行天上所以為小畜蓋風行則雲不得聚故所蓄者小而不能成雨也風以散之此陰陽聚散之顯者若雨之降雷之發以至隕霜飛雪湛露皆散也陰緩則易散而受交於陽至治之世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天象謂天體也無光故為陰邵子以日月星辰為天之四象而辰為太陰以水火土石為地之四象而火為太陽其説正與此合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雷霆者鬱積之久而發者也凡天地之化皆以漸成非精義利用體神化於身者孰能知之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内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

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即前金水受光於火日一條之意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

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康節法容横渠理透正蒙一段極好不輕下一字　又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　愚謂得火之精於土之燥石卝之金也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沙水之金也相待而不相害言得金則水火相需以成烹飪而不能

相害也爍之反流不耗言以火燒金則流而為水也爍而流者非真水也然爍極而流之理不可誣也水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陽勝則水隨氣化矣陰盡則火隨形化矣火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非麗於陰何由自發哉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說者皆謂一陽陷於二陰之間為坎一陰麗於二陽

之間為離非也凡能出入上下動靜發斂者皆陽也顧非陰則陽之出入上下動靜發斂不可得而見耳是故震陽動也坎陽陷也艮亦陽止也巽陽入也離陽麗也兊亦陽說也易卦所以分陰陽者蓋以陽為主而遇陰則為陽卦以陰為主而遇陽則為陰卦也陽在下而遇陰壓之則動矣陽在中而遇陰錮之則陷矣陽在上而遇陰承之則止矣陰在內則陽必入以散之矣陰在中則陽必附之以為明矣陰在外則

陽必敷之以為説矣今謂巽陰入於二陽之下離陰麗於二陽之中是以入與麗屬陰故曰其説非也張子前文云陰在内陽不得入故周旋不舍而為風蓋不舍者所以入之也此條又以火為陽附於陰比之觀物言八卦處理獨精矣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申明上節之意時行物生無非至教故天體物而不遺也聖人之動無非至德故仁體事無不在也天之明命綱目而存凡所出往游衍之處皆天理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得為而為順其自然亦如天載之無心而有感必通

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不言而時行天之神道設教也神道設教聖人之不言而化行也所以然者誠而已矣誠則神也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申上節意誠則無私矣不言而信則不怒而威矣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亦申上節意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運於無形者太虛之性太和之道形而下者散殊而可象神化之糟粕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聖不可知即指天道言天道之妙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者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無為而成兼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而要其終也為物不貳即誠也誠者所以成始所以成終者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誠而明則不見而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皆相因以及者也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廣大不禦可大之業也悠久無疆可久之德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者以其體物而不遺也體知不遺故視聽以民明威以民處高聽畢日鑒在兹赫赫明明而不可欺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

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以周歲之化裁之以其中有四時之變也以百刻之化裁之以其中有晝夜之變也四時推行而不窮則成周歲之通矣晝夜推行而不窮則成百刻之通矣

此解兩存字詞氣頗異然理亦相足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

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神明於天理者非其人不能如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文王全體天理則孰能陟降左右而與天為徒哉故有文王則天載之神在是矣萬物皆備於我矣存徳性則自然黙成而信於理故衆人能存其心則物性之神亦非自外得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谷至虛故能受聲而出響此老子所以喻虛無善應也然其神有限若聖心之神則無窮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申上節意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無隱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形而上者可以意得不可以名求也不可以象擬也然又不離於名象之間故得意則名象一以貫之矣

於是乎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若其不可以象告

者則亦名言之俱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欲識自然之為體者莫如求之吾性分之間故邵子

曰性者道之形體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誠者天德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亦曰誠而已矣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得其所為貞者則於其形氣光景之間不足以為我眩惑也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者主宰故曰天德化者功用故曰天道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一故神然惟其無不在也故大大故無方兩故化然惟其推行乎一也故一一故無體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又釋神字之義神惟一也故虛明照鑒以為體惟無不在而不測也故出入遠近幽深以為用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利用出入神之所以鼓天下之動聖人之辭亦能鼓天下之動故足以盡神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自注云神示者

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天地之氣來而常伸人死為鬼往而已屈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形而上者不離乎象而不可象也有得於聖人之辭斯知道器之合一而可以得象矣聖人之辭盡神化之妙者也鼓之舞之以盡神故其辭急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其辭緩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

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推行有漸者推行於一也合一不測者兩在故不測也其在人者精義入神則窮神可幾矣利用安身則知化可至矣至於窮神知化則知與義又不足言知即精義義即利用蓋下學上達而與天地相似也以下皆解釋化字之意謂是變通不滯與時偕行如孟子之言孔子而以為聖之時者云爾時者象之著迹象者氣之

流形氣則理之發用凡健順動止可得而名者皆是也天之所以運於虛而其命不息人之所以體夫聖而其道不窮其機豈有二哉世俗以銷礙去惡為化此始學之化非天地聖人之化也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變粗而化精變著而化微化不可知也而裁之為變則可知是以著顯其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感之成聲是其微顯而不揜言此以起下條鬼神也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乗間而
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
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
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窮神知化大而化之之事也神化者天之良能故不

可為然惟熟則自致故下學上達亦一以貫之而與精義致用安身崇德無二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不勉而大則自然不已而天不測而神矣相因之理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天者理而已矣順至理以推行亦能不違乎天而不
害於未化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吝之難去也甚於驕故大則不驕化而後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

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不勉而中故曰大成性德盛而窮神知化故曰位天
德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知幾其神乎故見幾窮神之基也時者理而已矣故順理知化之漸也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致用則用利可幾矣崇德則德盛可致矣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存神則虛明而能久於至德順化則變化而能達乎時中久至德仁之至也達時中義之盡也存神則知微順化則知彰存神順化勿忘勿助之為繼善久至德達時中仁至義盡之為成性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言非使人不可知也與天合德惟達天德者知之爾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

其必知神之所為也

化者神之所為神者化之所主

見易則神其幾矣

易即變化之道也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精義入神故能知幾知幾而由經正以貫萬事故事無遺照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知鬼神之情狀則能

饗帝饗親矣知神見易者必聞性與天道乃能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

順性命者乎

張子言過化猶言過而不留不滯於物也故忘物累

則不徇於物不徇於物則不化於物過化之道也順

性命則不喪其心不喪其心則不滅於理存神之方

也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張子析敦化為二義敦體之厚也化用之神也化而非敦則喪已敦而非化則無用安土敦乎仁則其體固矣所過者化則其用神矣仁智之事也

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亦申上兩條意性性者成性存存也物物者以物付物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無我者因物付物而我無與焉所謂過化也得正已之盡而神因以存存神則能妙應物之感矣而過因以化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所過者化化物累者也溺於空淪於靜過天地之化者也物可以過而化而天地之化不可過也溺空淪

靜者自以為存神而實不能存神旣過天地之化則又何知化之有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所過者化則旁行而不流徇物喪志溺於流者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由經正以貫之則知幾如神是義以反經為本也敦

厚而不化則有體而無用是仁以敦化為深也義為動而入神則静仁為静而敦化則動動者無體易也静者無方神也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呼吸謂一晝夜也所謂晝夜者天之一息是也陰陽升降寒暑也所謂地有升降是也動物晝作而夜寐此其聚散之漸矣植物春生而秋枯此亦其聚散之漸矣氣滋息則伸而為神氣游散則歸而為鬼自聚散之漸以至於大聚大散皆然也或曰呼吸但指動物喘息言爾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此所謂魄似以形體言爾雖然靈在其中矣

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説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此喻天地既生人物則人物之品質惟其所賦其存其亡固非天地有以使之也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有息言能呼吸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五典惇故經正五禮庸故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能相感者動物也不能感者植物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

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事者物之事也如日月寒暑物也相推而生明成歲事也非有同異者以屈伸終始其間則雖有物而無物之用故曰非物所以然者以事必有始卒乃成如陰非陽則無始陽非陰則無終故非有同異者有無相感則事不見其成事不見其成則雖有物而無物之用矣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怪亦不正之氣所生也人有疾與妄與之相感則聞而見爾其或無相感者而自聞且見則亦人心之自為感皆疾與妄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此篇多言鬼神屈伸之事此條言家國昌大之徵者如中庸言國家興亡禎祥妖孽至誠先知禍福與鬼

神合其吉凶此以為莫大於賢才之生出乃禎祥之盛者爾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乃天地之呼吸耳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夢有緣耳目聞見者有無所緣而若有聞見者有繫

乎吉凶之兆者然而無所縁者縁之變也吉凶之兆縁已往而驗之將然者也皆所謂縁舊於習心也飢夢取飽夢與其一端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谷響雷聲所以為兩氣者言聲鳴響應兩者皆是以氣相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温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别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形有五色聲有五音臭味亦皆有五温涼則有五行之氣動靜則有五行之性莫不各具乎五也五者之合而同則有同之變宮商相應是也合而異則有異之變白黑相渝是也知此則知性命一本萬殊之故而天則著於是矣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誠者天德也誠而明者天德之良知也聞見之知亦知也未能反身而誠則所知者猶自於外故曰小知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聖人之誠天德也故與天無異用聖人之明天明也故與天無異知在聖者性也在天者天道也無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有正命焉通極於性此其與義合一者也故曰存乎理言非氣數所得干也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故曰存乎聖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故動靜合一存乎神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陰陽合一存乎道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别故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又總而論之則智以知命仁以守義能盡乎

理之分者聖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能極乎道之妙者神也理之在聖性也神之妙道天也誠者命之道而聖人之本在天與在人一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以誠為道人亦以誠事天故程子曰西銘為仁孝之理備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

誠無物

物猶事也心既偽矣則事何始終之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由窮理而盡性者明善以誠其身者也由盡性而窮理者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二者相為終始非安勉兩途之謂也自韓子程子之論顔子皆以聖賢之分言此説似為優矣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

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此盡其性所以能盡人物之性也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似指禽獸而言雖然處之以其分而順其自然之理未嘗不在兼成之中也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承上條而言既能盡人物之性則是能贊助化育以

參乎天地之中矣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言能盡其性則無所累於物不以生死為加損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未嘗無者萬物與太虛同體此性之源也旣未嘗無則何生死得喪之有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昬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

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内氣無内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此條理極精粹乃語性命之極致也人所賦之氣質有昏明焉而非天所性之正性也正性者與天道相通而為根故曰通極於道所受之氣數有吉凶焉而非天所命之正命也正命者與吾性相通而為根故曰通極於性通極於道是通乎氣之外也非禀賦所

得而拘故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也通極於性是命行乎氣之中也即所受而正命存焉故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也天人原無内外自人之有形則别為内外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性極於道而通乎氣之外故也盡性則能至於命命極於性而行乎氣之中故也知天知人則不蔽於氣盡性至命則不戕於遇此皆學之功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内爾

陰陽鬼神皆吾分內而豈氣之所能蔽過之所能戕乎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氷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釋則為水凝則為氷可知天人之無內外矣受光有小大昏明而照納不二可知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矣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

為有我所喪者拘於氣而未之學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慼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性者理之總名耳著而為道則有陰陽剛柔仁義之兩名而性其合也命者天之所賦有物有則而人受

之者也若於所性之理有偏即於所受之分不足惟窮理盡性則可以至於命矣是乃吾本然所受於天之則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然其大德曰生是以天地感而萬物化聖人盡性至命與天合一而獨不能與天同其無憂者以贊助化育之責在我故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即前篇所謂愛惡之情出於太虚而歸於物欲者也惟儳聚儳散不使有豪髪之間者斯能不以嗜欲累其心矣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心者人之主也性者道之源也苟非其人則道不虚行蓋秉彛雖在而人心有操舍存亡故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

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而不失其道

萬物皆備於我矣是我體物未嘗遺也人之性猶我之性物之性猶人之性其體我豈有遺哉其性同通諸道其命同出於天盡性以至於命則成已成物莫不盡其道矣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無生死以生為性是不通晝夜之道也人物之所

性有偏全而其生則一以生為性則是人與物等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過天地之化者釋老是也溺於空淪於靜自謂見性而實不足以盡性行險僥倖之小人自謂已能為命而實乃不順命也旣不順命烏能立命哉二者高下雖有間然不能順性命之理則一爾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形既生矣則有剛柔善惡之不齊是之謂氣質之性然人之生也受天地之中得五行之秀在萬物之中獨靈且貴雖有氣質之偏而無害為得天地之性之全惟善反之則知天地之性固渾具於氣質之性之中也故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

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此申明上條之意剛柔緩急即氣質之性參和不偏者天地之性也然惟禽獸則得其至偏者而不能復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雖其拘於氣而有剛柔緩急之不齊而所謂參和不偏者自在也何則人之偏也於五性之禀特有多寡之異而性之本則未嘗蔽且

塞故惟養而完之以復其初則我之性即天地之性

故曰盡性而天也繼善成性張子以為不已其善以

成於性與程朱異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

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

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

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

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

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禀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言德能勝其氣則不為氣質之性所拘而不為氣數之命所制故所謂性者皆天德所謂命者皆天理性命皆根於德而拘於氣制於氣者君子不謂性不謂命也氣不可變以下專以命言之蓋言修德則可以

動天此其立命之驗也惟修天制於氣數者多若富
貴則大德受命者位也易簡成位者亦位也惟其理
能通天下之志故其位必居天下之尊如仲尼伊尹
周公雖制於所乘之勢所遇之時與大德受命者異
然所謂成位天地之中則有餘矣舜禹所以不與焉
者正惟視為常理無希冀圖度之心也舜禹起匹夫
有天下既非若繼世之乘勢又非求而得之所得出
於意外而能不與者為難故夫子獨稱之夫以夫子

之不得位而有位觀之則顔子之夀敝於天地修短亦非命所制也張子且以人百年之身論而語其感應之常故舉有命在天以為說　仲尼與繼世之君此句用孟子意而減其文猶言如仲尼所遇及遇繼世之君者爾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　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心即神也而曰不弘於性者心體性則神禦於見聞

則不神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程子以為上智下愚自不肯移其義甚精如其肯移也罔念作狂克念作聖未有不因習而遷者也張子則以為上智下愚之不移自其習成言之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此韓子所謂無心過者其庶幾乎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

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思慮知識者言測度計較之私也若不出位之思恍心而研之慮通乎晝夜之知默而成之之識則正所以順帝之則者而何喪其天之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敎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在古訓察在璿璣玉衡之類是也察天理而如在其左右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昊天明旦體物而不可

遺推之於人措之其躬皆此理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和者天下之達道故可大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可久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德性者心統性之所具物欲者形感物之所發推所

自來莫非天也但百體順令於天君則人心皆化為道心矣天君下徇於百體則天理將滅於人欲矣清明在躬氣志如神陽明勝德性用之效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陰濁勝物欲行之時也陰本非惡不順於陽則流為惡耳引其惡以歸於善則莫非天也此條義最精粹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勝者未嘗知其性也

古人自小學則教之誠敬所以養其德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初學則不可不勉所謂亹亹以繼其善然後能成之性者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順生理則其生也直矣其吉也所謂求福不回者也

其凶也所謂順受其正者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感以誠者是所謂以虛受人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也感以偽者是所謂憧憧往來而害生焉者也屈伸相感順其自然之理也憧憧往來雜以計較之私也

順理則吉凶皆正故為利不循理而行險儌倖凶乃

自取故為害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吉凶禍福固莫非命然必順受天之正命然後可以言受命矣如行罪惡而犯桎梏其死也可謂之正命乎立乎巖牆之下而不知趨避其死也亦可謂之正命乎惟順仁義而行則如此而生如此而死皆可謂之正命矣言命而兼性者順性之理即所以順命也

人為之招桎梏是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萬物皆備於我矣何則其性與我同出於天也是故

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是能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也人之不能體物者由其不能知物之皆我也不能知物之皆我者由梏於見聞而不能知其性也能盡心以知性則能盡性而大心以體物矣知性而又曰知天云者性出於天故性即天也天無外性亦無外有外之心豈足以合之哉此兩句申大其心以體物意知性則知天是非見聞之知也德性之知也既非以物交而知則何物之非我哉此數句申盡性不

以見聞梏其心意

由象識心徇物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此兩條皆申明不以見聞梏心之意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

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此條亦申前意心所從來則天是也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申上意而言見聞亦心之助蓋為性累者其官不思而蔽於物者也為心助者多聞多見以畜其德者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

貪天功為已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内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推梏於見聞者之弊其迷繆必至此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道為物之體及吾身之體者性之本然也身能盡道而為道之體則其心大而人亦大矣何患不能體物乎物身之物猶言使令也身之能體道者由其以道

物身也累於身則何體道之有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體身道之本也能以天體身者盡其性而已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自注云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自注云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此四條又自梏於見聞椎而精之但有成心皆為性累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又申明大其心與其為人也大大之意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燭天理者知性也萬象無隱則能體物矣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氷者與自注云夏蟲疑氷以其不識

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心之妄想一起一滅遂生萬有觀之謂天地亦若是故謂大地山河衆生萬有皆幻妄也此乃因人心之末流而疑天地之本始烏知天命之所以流行哉因此疑彼夏蟲疑氷之喻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

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此條起數語即太和篇所謂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者以六根因緣天地是蔽其用

於一身之小也妄意天性是溺其志於虛空之大也既不知陰陽剛柔仁義之極大中之矩則其語大語小也皆蔽於詖而陷於淫欲不流遁失中得乎蓋既溺其志於虛空是過於大也所以塵芥六合既蔽其用於一身是蔽於小也所以幻妄人世六合無窮也人世無息也謂之塵芥幻妄是不窮理者也不窮理者由於不知性之所有而昧於天之所以為天也反自謂盡性而無不知可乎惟不能知性之所有而昧於

天之所以為天故其塵芥六合也則以天地為有窮而性獨無窮不知性無窮天亦無窮也其幻妄人世也則其明不足以究所從來故謂天地且幻妄况人世乎不知天人異形同歸於道天人殊用同出於性天地非幻妄則人世亦非幻妄也夫以心法起滅天地及以人見因緣天地若以聖人之道揆之則所謂知其性則知天者無嫌乎以小緣大以末緣本也惟其不以陰陽仁義之理為性而以虛空為性故雖仁

義之懿皆歸之六根之觸法而陰陽之範圍天地者亦以夢幻儗之而塵芥視之矣豈知六根之輾轉流滯者乃人欲之末流而一陰一陽乃天理之本體以人欲之末流疑天理之本體豈非以小緣大以末緣本者之過乎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

此欲學者知志道據德以為擴充之地也

樂正子顔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顔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申上條意正子顔淵皆得正而得所止者也正子未學是不能弘而至於大也顔子好學則能弘而至於大矣未至聖人之止者特未化焉耳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

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顔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又申上兩條意蓋得正則得所止故可弘而至於大是中道而立而有位可弘者也非是則不得所止而失其居無位可弘而無地以崇其德矣顔子之學已得其中正且能弘而至於大矣而其心猶恐中德之未樹克己研幾必欲用其中此所以爲好學也欲立

於至聖之域故但見其進孜孜焉求中道而居之未得中則不居是不見其止也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是未得中而不居之義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顔子之難乎

亦中上意大中至正之極則博而有要約而能通矣未至此非過之則不及故瞻在前而忽在後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内形

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申前文樂正子意雖顏子亦大而未化者也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難也

不可窮言彌高不可極言彌堅不可識言瞻前忽後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張子以學未至聖為行而未成與易言潛龍之意頗異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伊尹顔淵皆大而未化者何嘗不有其大乎葢謂大人即聖人矣學已至聖而未可謂之聖者特未化爾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中前未得中而不居故未見其止之意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

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致曲於誠者言致曲者之於誠者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未至於大則不能有其大而必止於中以弘之然於

何求中乎非博文約禮擇乎中庸則不能得中而居

之也所謂高明不窮博厚不極則中道不識者此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大而未化者不獨似任而未忘於勉即比於清和一體之偏者猶未能似其不勉不思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

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尊德性則不知學問為何事不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於精微之理不能反身而誠也不卓然立於萬物之表則焉能行乎事物之中而時措之宜哉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聖人者情順萬事而無情故雖絕四而心可存處必有事焉雖有事焉以存其心而又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

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意必固我皆生於意正己而正物云者因欲正物而後正己如所謂以善服人是也仲尼竭兩端之教則異於是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此亦惟絕四者能之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聖人無意必固我故與天地相似學者亦必存誠去妄直養無害然後可以進於大而入聖人之域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上文言不思而得素也疑於必聖人而後可故此復申之言不思而得者蓋素從事於教而有精義入神之功故無待臨事計度用其私心而可以立人達人也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定則自然有所持守心純則玩物不足喪志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博文集義皆志學以後事正經強禮也貫道不惑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申上條集義正經然後可以貫天下之道之意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朱子用其說而以智為生安然張子蓋本論語安仁利仁之說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申生安之說責已以賢聖而以衆人望人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申學利困勉之說中庸所謂力行固執是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

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已不忘自訟

共悅者善雖在已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

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達者通也無物我之間則通矣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有諸己則善而信矣聖人之室美大聖神是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

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未有真好仁而不惡不仁者張子蓋就畧知仁義之為美而察惡未盡者言之自脩身以至治天下皆然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

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虛心以求則無不得者其功則在敏也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

博文不約禮汎濫無歸至於叛道者有矣

温故而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多識以下四條皆釋温故知新之義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

學之至也

足為感嫉世俗剴切當時而不知反身者之戒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

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葢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

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此所引私淑艾之言似謂默自脩治之意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顔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惜顔子者一簣之虧進互鄉者平地之覆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

止

釋學記之文也為人之學失之多記誦雜博是也好

高之學失之寡脫畧曠達是也不察謂未知學之難

成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心與道猶二猶己與人之未能相一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踐迹可以寡過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性即理也理在心為仁義禮智之性率而由之則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道既不以理為性則將以何為道而推而行之乎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定體者有德可據也體象定者誠而形也文節著見一身之文餘善兼照明及遠也以動為徙義以變為通變以化為圓神皆主進德言與朱子異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以易之無思無為受命如響證聖人之空空無知而

竭兩端之教亦與朱子説異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張子解此章之意謂門人小子當先傳以儀文末節使之知遜弟習勤勞若長大而後使之為此則必厭倦矣少長之分如草木之區別教而不以其序是誣

也惟聖人有始有卒得其大而不遺其小若初學之人驟語以大道而未必能繼則將有厭薄小物肬畧細務之心矣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荅異以此此與上條皆發明學記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兩句意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

惟聖人乎

此以養正聖功爲養蒙以正乃聖人之教之功與傳義異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與前竭兩端而空空意同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有求者則因問而荅有為者則因事而教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志常繼者上也言易入者次之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當其私意之未萌而嘿有以巽其志所以使之自化

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荅仁知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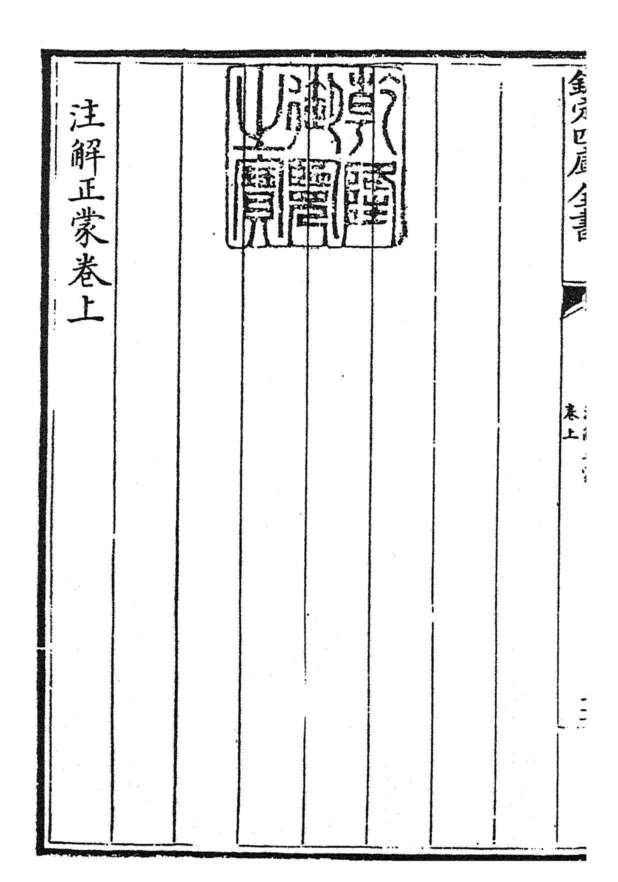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老老幼幼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孚從爪從子鳥覆卵也孚化之者教之本也翼飛之者教之術也



注解正蒙卷上